

锦绣文丛·百年经典

欢喜冤家

张恨水——著



张恨水文集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天津人民出版社

014035943

1246.4
68-2

锦绣文丛·百年经典

欢喜冤家

张恨水——著



张恨水文集



北航 C1723158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天津人民出版社

I246.4

68-2

01033225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欢喜冤家: 张恨水文集 / 张恨水著. —— 天津: 天津人民出版社,
2014.2

(锦绣文丛. 百年经典)

ISBN 978-7-201-08550-0

I. ①欢… II. ①张… III. ①章回小说—中国—现代
IV. ①I246.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313731 号



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

出版人: 黄沛

(天津市西康路 35 号 邮政编码: 300051)

网址: <http://www.tjrmcbs.com>

电子邮箱: tjrmcbs@126.com

长沙鸿发印务实业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4 年 2 月第 1 版 2014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787 × 1092 毫米 16 开本 16.5 印张 字数: 342 千字

定价: 28.00 元



歡喜家
目錄

- | | | |
|------|---------------------|-----|
| 第一回 | 甘苦不同歌声到燕尾 甜酸莫辨倩影記从頭 | 001 |
| 第二回 | 一念虛榮停歌投大吏 十分誠意拱手送情人 | 009 |
| 第三回 | 投刺怯嚴威綠性一面 贈儀消宿約報止千金 | 018 |
| 第四回 | 心事重歸來忽忽送客 風光問嫁后郁郁思人 | 026 |
| 第五回 | 不語只温存少年可愛 試歌轉凄楚怨女興悲 | 034 |
| 第六回 | 兩地獲綿秀人暗結网 半生倘恍知已故談狐 | 042 |
| 第七回 | 爲悅己容頻來露心迹 解美人意隔座受衣香 | 050 |
| 第八回 | 塵有解人定情在杯酒 目无余子立誓作花鈴 | 058 |
| 第九回 | 漸起疑团情書滬消息 急生急病妙計定風波 | 066 |
| 第十回 | 好語珠圓媒妁翻灵舌 寸心麻乱晨昏計聘錢 | 074 |
| 第十一回 | 解悶時都忘纏綿无限 弃官言不得啼笑皆非 | 082 |
| 第十二回 | 因梦逐征車还恰小別 農家苦夏日轉昇遠來 | 091 |

第十三回

掘地取藏銀艱難贈弟 登門獻重币揮霍爲卿

199

第十四回

冷熱只因財留餐沽酒 聰明还弄舌伐別放歌

107

第十五回

如愿以偿千金博此夕 見机而作一曲話當年

115

第十六回

伉儷情深解鈴原有術 逢迎道苦托体竟无門

123

第十七回

一代莺花销磨七件事 滿城風雨高臥二分愁

132

第十八回

頻道不如歸形成槁木 可憐无所好目送飛鴻

141

第十九回

离膝去依依枯榮莫卜 回鄉愁成成甘苦難同

151

第二十回

舉目尽非親且餐粗粝 捧心原是病頻夢家山

160

第二十一回

革面却繁華衣衫尽換 健身安貧賤井白同操

168

第二十二回

奇貨可居双身釋重負 百喙莫辯千里報潮言

176

第二十三回

无限傷心俚妒度長夜 不堪回首含泪看新春

184

第二十四回

生女不留人川資暗贈 求官还作客京市空來

192

第二十五回

絲羽空回托足嗟无地埋名可隱傷心愧有家

200

第二十六回

一飯艱難王郎原自愧 十年薄幸冯婦竟重來

207

第二十七回

喜怒總无因心藏隱痛 声容渾不似弦托悲音

214

第二十八回

情敵難忘借杯澆块垒 醉鄉堪老酣睡是生涯

222

第二十九回

宴客避良人强爲歡笑 開門迎伦父故作痴狂

230

第三十回

歸去已柔腸何曾奮斗 別來空忍泪終冒嫌疑

237

第三十一回

言所難宣顛狂在半夕 醉勢在必走决絕一封書

245

第三十二回

情敵難忘借杯澆块垒 垂泪尚登場悲歌欲絕

252



第一回

甘苦不同歌声到煞尾
甜酸莫辨倩影记从头

这书开场的所在，乃是一个旧式戏馆的后台，台上正唱着戏，后台的戏子，在锣鼓声中，纷纷地扮戏，杂乱极了。这是北平唯一的坤伶班子，后台除了管事和梳头跟包的人而外，也全是女子。

一个扮杨贵妃的角色，穿了官装，戴了凤冠，站在上场门后边，手上夹了一支烟卷在抽着。她面前站了两个扮太监，六个扮宫女的配角，簇拥着一团。一个扮高力士的丑角，将手上的云拂，在宫女头上举了起来，大声喊道：“小刘！小刘！跟我买的麻花烧饼呢？我就这上场了，吃不吃呢？”管事的田宝三抢上前来道：“别乱！要打上了（打上是艺人行话，即出场）。嘿！杨老板，您马后点（艺人行话，即慢一点），程老板还没有来。”说着，他向那个扮杨贵妃的说话，她喷着烟道：“我怎么马后呢？多唱一段四平调吗？哪个师傅教的醉酒，是哪样子唱法？”田宝三道：“请佟老板多说几句废话……”扮高力士的冷笑道：“得！到了我们这儿，就是废话了。”田宝三道：“佟老板，您别尽挑眼……杨老板你叫板。”那个扮杨贵妃的抢上一步抓住门帘子，正待说话，又向后一退。扮高力士的道：“这是怎么回事？高力士没上，娘娘就叫板了。打上了，老周，咱们上吧。”门帘一掀，两个太监上场去了。

田宝三见杨贵妃瞪了一双眼睛，便向前对她拱了拱手道：“对不住，今天我真急，有点乱。您瞧就剩醉酒了。这新人的家庭，全没有扮，来得及吗？”杨老板道：“我杨桂芬不伺候大角儿，你不会预备垫个戏，让我们瞎抓干什么？刚才我是没嚷出来，嚷出来了，台底下准是个满堂彩的倒好。唱这多年戏，连一出醉酒都唱不过来，这

不成笑话了吗？别人有了主儿，我们还得靠唱戏吃饭啦！”她说到这里，早听到戏台上太监已经说着：“远远望见娘娘来了。”只好抢上前一步，抓着门帘，叫了一声：“摆驾！”将手指上夹的烟卷头，向地上一掷，退后让宫女们上场，接着也就出台了。

田宝三回转身，站在后台当中，两手一扬道：“就剩今天一天了，大家都不给我一个面子，打电话，派人找，什么都办到了。还是头齐脚不齐，这叫我怎么办？没法子，垫个化缘吧。”他口里说着话，人在后台乱跑，抓了几个女戏子，将她们拖到一处，乱指点着道：“你扮和尚，你扮老道，你扮相公，你扮院子去！”说着，用手将这四个小角儿一推。这四个小角儿看了他一眼，不敢说什么，各自扮戏去了。

田宝三在后台跳着脚道：“戏也垫了，再要不来，我可没法子。”说时，在身上又掏出小表来看看，摇着头道：“我真不懂这名角儿是什么心眼儿，到了这个节骨眼儿了，还要给我们为难，我真没有什么可说的了，他妈……”

忽然好几个嚷了起来道：“程老板来了！”果然有四个花枝招展的女子，笑嘻嘻地走进来了。第一个就是叫程老板的程秋云，紧跟她后面的叫白桂英，是这班子里两个台柱。最后面一个叫于秀宝，一个叫金小楼，也都是重要的配角。

田宝三抢上前，迎着程秋云笑道：“四位在哪儿来？我们哪里都没有找到，真急了。我除了招呼她们马后点而外，又垫了个戏。”程秋云脸上红红的，笑道：“我们有个饭局，你忙什么？到了上场的时候，我自然会来。今天是临别纪念，你瞧，又卖个十成座不是？我凭着这些听戏的面子，也不能误卯。不用垫戏，我们说扮就扮。田大爷，你得明白，今天我可是尽义务来的，你可得委屈点。”田宝三笑道：“得啦！程老板，你扮戏去吧。”

程秋云走了，白桂英站着，手上拿了条绸手绢，当了扇子，在脸上拂了几拂，笑道：“今天天气真热得很！”田宝三看她脸上时，酒晕红到耳朵边来，身上穿了印花粉红缎子夹袄，越发烘托得艳色凌人。她拿着手绢的那只手，光了大半截胳膊在外，戴了一只玉镯子，越显得手臂溜圆。她前额的刘海发梳得很长，几乎可以罩到睫毛上那两滴溜溜灵活的眼睛，只管看了人活转。田宝三笑道：“程老板因为要出阁了，所以那样高兴，白老板今天也是这样高兴，又是什么喜事呢？”白桂英依然将手绢在脸边拂着，微笑道：“自己心里痛快了，就高兴，不痛快了，就不高兴，要有什么事情才高兴吗？”田宝三碰了这样一个钉子，倒没有什么话好说，只得点着头道：“到了时候了，你去扮戏吧。”白桂英笑道忙什么，我在半中间才上场呢，谁有烟？送我一根抽抽。”田宝三连忙在身上掏出烟盒子来，笑道：“我的烟不大好，白老板抽不抽？”白桂英笑道：“只要有烟过瘾，我倒不论好坏。你若真有心请我，不会去买一包烟来请我？”田宝三笑道：“这算什么？你先抽这一根。”说着，将那根烟卷递了过去。白桂英将烟卷衔在嘴里，将两个手指头，夹了两夹，笑道：“送烟来怎么不送火来？”田宝三答应了一声“是”，连忙找了一盒火柴来，擦了一根，弯着腰将她的烟卷点着。她喷出一口烟来，道了一声“劳驾”，高跟鞋



鞋走得如风摆杨柳一般，到她的特别化妆室去了。

原来这个戏馆子，叫三喜茶园，是个纯粹的旧馆子，后台的糟乱，简直不可用言语来形容。后来伶人思想进化，在这里唱戏的台柱，有些不满意于后台的秩序，因之就另辟两个特别化妆室，留给台柱扮戏。这两间屋子，便是程白二人各占了一间。白桂英走进了她自己的屋子，跟包的早已拿出了衣服，坐在那里等着扮戏。白桂英洗过了脸，抹了胭脂粉，见壁上只挂了两件旗袍，便问道：“老李，有的是行头，干吗不给我多拿几件来？”老李道：“往日唱新人的家庭，都是这两件。”白桂英道：“干吗和往日打比，今天不是临别纪念吗？”这句话说完，有人在门外答道：“程老板是临别纪念，怎么白老板也是临别纪念呢？”田宝三手上拿了一盒烟，笑嘻嘻地走进来了。白桂英笑道：“这竹杠算我敲着了，真送我一包烟卷。”田宝三道：“真格的，白老板不打算干了吗？你要一不干，我们这班子就散了。我们这班子，不比别家，全是靠本戏叫座。程老板走了，你又走了，哪里找这两个人抵缺去！”白桂英打开烟盒子，又取了一根烟卷抽着，笑道：“那活该了。我能为了这个班子，唱一辈子吗？我今年二十五岁了，再过几年，我成了老太婆，唱戏不吃香，嫁人也不吃香，我怎么办呢？”田宝三笑道：“这样子说，我们也要喝白老板一杯子喜酒了。姑爷是谁？”白桂英道：“什么姑爷呀？我找汪督办去。我到了那里，他要我不要我，我还不知道呢。”田宝三道：“大家都要去，我也没法。这是小姐们的终身大事，谁敢多说一句话呀！”白桂英道：“坤伶有的是，你们不会再去找两个人？本戏也没什么难，多说两回就行了。”程秋云这时匆匆地走来了，嚷道：“你们说话有完没完，该上场了。”白桂英这才换了衣服，站到上场门去等候。

田宝三听了她的话，凭空不免添了一桩心事，在墙犄角边一个戏箱子上，盘腿坐了。口里衔了一支烟卷，只管想心事。有人叫道：“三爷！想什么了？坐在这里发愣。”他看时，是白桂英的母亲朱氏，便由戏箱子上跳下来，笑道：“今天是临别纪念了，咱们这个局面，凑合着也就有三四年，今天说散了，心里怪不好受的。”朱氏道：“那没什么呀？东方不亮西方亮呢！您不会想法子，让咱们时老头儿，再组一个班子吗？”田宝三道：“我的意思不是那么说，咱们在一处凑合着这么多年，相处得很好的，现在说散就散了，总有些舍不得。您的白老板，也转了心眼了，不久也就有婆婆家了。”说着一笑。朱氏叹了一口气道：“不用提了，这年头儿，半由天子半由臣。依着我的意思，我们姑娘总得替我再唱两年戏。可是程老板一走，她也动了心了，我有什么法子呢？”正说到这里，台底下哄然一阵地叫着好。朱氏又道：“你瞧，外面这样叫好，她们的人缘多好，偏是不肯干。”田宝三再要说什么，却见白桂英走进来了，于是向朱氏丢了个眼色，偏是她眼快，早看见了，便迎上前来道：“你们这里又说我什么了？”田宝三笑道：“说您人缘儿好，捧的多。”白桂英鼻子哼着道：“下句我跟你们说了吧，为什么不唱戏呢？”朱氏瞪了她一眼，没有说什么，白桂英冷笑一声道：“谁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你们为你们打算，我自个儿也为自个儿打算。”说着，一扭脖子走进她的化妆室里去了。

他们在后台说话，听着的人，自然是很多，这时有穿古装的，有穿时装的，有打了一脸的黑，化了妆的，一大堆人，围了田宝三，都是问散了班子，以后怎么办。田宝三一拍手道：“我哪知道呢？我是个管事的。有人唱戏，我就管事，没人唱戏，我就再找饭碗。今天到了这个时候，时老先生还没有来，大概也不得劲儿。你们回家去候着吧，不组班就罢了，要是组班的话，当然咱们还凑合着在一处。”这些女戏子们，听到这个话，大家面面相觑，总而言之，大家是没有指望了。所有前后台的人脸上都带着愁容，只有程白二人是高兴的。这样一来，后台坤伶们，三三两两，议论纷纷起来，大娘们都说：“放了戏不唱，忙着嫁人做什么？嫁人有什么好处？在家里要管家事，看公公婆婆的颜色，受小姑子小叔子的闲气，出外还得和丈夫说明。哪一样自由？”姑娘们又说：“像她们唱红了的人，有人抢着要。什么时候要嫁人、要嫁怎样一种人？自己都可以去挑。没有唱红的人，人家听说是唱戏的姑娘，不会居家过日子，都不肯要，只好唱一辈子戏了。”程白二人见后台大家团聚着低声说话，心里也各自明白。

在台上程秋云下场的时候，和白桂英轻轻地说了一句：“你到我屋子里来。”她下了场，装着找东西，找到程秋云屋子里来。秋云将房门掩着，低声道：“你瞧见没有？因为我们两个人不唱戏，大家要散伙，都怪我们呢！”白桂英道：“活该！我们能为着大家唱一辈子戏吗？唱戏也成，他们给我找个爷们去。”程秋云将一个手指搔着脸腮笑道：“你也不害臊。”白桂英道：“实话嘛，什么害臊不害臊？你要怕得罪人，你就别跟张三爷去，我也不去找汪老头子。”程秋云笑道：“你喝了多少酒？到这个时候，你还说着醉话。”白桂英道：“我句句说的心腹话，一点儿也不醉呢！”外面有人嚷道：“两位姑奶奶，干吗？关了门嘀咕着，别误场呀！”这正是朱氏站在房门外。白桂英开了房门，走出来道：“谁关了门？您这话倒说的是，咱们就是这一台戏，别闹出什么笑话来。”朱氏最不爱听这一句，站在一边，又瞪了一眼。这不但她母亲瞪她，所有在后台的戏子，见她那种喜洋洋的样子，都远远地望着她。她只当不知道，只管笑嘻嘻地在后台走来走去。

到了戏完了，大家卸了装，正待要走，她们的班头时鹤年跑到后台来了，手上拿了帽子，远远地看到白桂英，就连连拱手道：“偏劳偏劳！我有点事分不开身，这时候才来。白老板请缓走一步，我还有几句话。”白桂英道：“您不用说，我明白，也不忙在这一刻儿。我等着要回家去，吃点儿东西呢。”先前那个扮高力士的佟福庭，还没有走，这时走上前来向时鹤年道：“您不知道，我们这班子里，是双喜临门，白老板也有了姑爷了。”她穿了对襟黑布短夹袄、敞着胸面前一路纽扣，露出里面的白汗褂子来，大有男子的气概。头上歪戴了一顶呢毡帽，露出脑门子来，腰上系了一根白扁带子，在白袄下露出一大截白穗子来。白桂英向她脸上望道：“你要在后台唱打渔杀家吗？瞧你这个样子。”佟福庭点一点头道：“您还记得，我们初次配戏，就是这个。现在您是抖起来了。我们不知哪辈子出头。”白桂英知道她的口舌不饶人，笑着向大家道：“再见吧！”说毕，在人丛中挤着就走了。



佟福庭伸了伸舌头，又摇摇头道：“姑娘出门子，这也很算不了一回什么事，为什么这样地高兴呢？”

朱氏留在后台，还没有走，听了许多人说，都是批评自己姑娘不对的，只好装着糊涂，悄悄地走出后台，就雇辆车子回家。

到家的时候，桂英换了一双拖鞋，躺在一张睡椅上，口里哼哼唧唧地唱着。朱氏问道：“你不是说回家来吃东西的吗？怎么在这里躺着？”桂英道：“我为什么不回来，我在那里，存心去听闲言闲语吗？”朱氏板了面孔，不理睬她，依然走向她自己的卧室里去，桂英望着她母亲的后影笑了一笑，还是躺着唱她的。

这个时候，她的包车夫，在院子里叫道：“林二爷来了。”桂英道：“请吧！”在说话的当儿，有人在院子里道：“今天没出去？”这人进来了，是个三十附近的人，穿了件灰色湖绉的夹袄，黑呢帽子，虽不寒酸，却很朴素。在堂屋门口，就取下帽子，连作两个揖，笑道：“白老板，我对不起！对不起！”桂英笑道：“没进门，先来两个对不起，什么意思？”他道：“今天是白老板的临别纪念，我因为有事，没来捧场，你就应该要怎样子罚我，就怎样子罚我得了。”桂英笑着，和他接过帽子来，挂在帽钩上，用手绢将桌子边的椅子拂了两拂，请他坐下。

原来这人名叫林子实，是煤矿公司的一个重要职员，捧白桂英多年，花钱也很多，只因为人忠厚，对于一切的时髦玩意，都不在行，行为也欠活泼，桂英虽很得他的帮助，却有点嫌他笨，所以交情只是平常。可是朱氏倒很喜欢他，常叫他到家里来坐，因之他比一班捧场的，容易接近桂英些。这时他见桂英满面春风的，坐下来笑问道：“白老板今天这样子高兴？”桂英笑道：“因为你来了。”林子实道：“这就不敢当。我今天没有捧场，你不怪我，就原谅得多了。”桂英拿了一根烟卷，放到他嘴边，擦了火柴，给他点上，又倒了一杯热茶，放到他面前。林子实起起身道：“您别张罗，让杨妈来得了。”桂英笑道：“不成，咱们交朋友，交一天是一天了，这几年您待我这一番好意，实在少有，人心都是肉做的，我自己想想，实在是没有什么报答您的。”林子实抱着拳头道：“你这样我就不敢当。”白桂英眼睛向他一瞟道：“不能那样说呀！捧角的人，为什么来着？又花钱，又耽误了光阴。你是个忠厚人，有话说不出来，我心里可是明白的。”林子实被她赤裸裸地说明白了，倒无话可说，只是搭讪着抽烟卷。白桂英笑道：“真格的，我不是说假话。今天请你坐一会儿，让我到饭馆子里叫几样菜，请你一请。我还有一句话奉劝你，以后你别捧角，详细的情形，让我慢慢告诉你。”林子实道：“白老板，你既然知道我是个老实人，当然我不会朝三暮四地，又去捧别个人。”白桂英道：“唉！你还是没有懂我的话。因为从今天起，我已经不唱戏了。我怕你那班朋友，因为你无人可捧，又凑合着去捧别人。这捧角可是冤大头的事呀！”林子实道：“白老板也不唱了吗？我只知道程老板不唱，倒不知道白老板也不唱了。”朱氏坐在屋子里，先是生白桂英的闷气，不愿意出来，这时听了她所说的话，有些忍不住了，便走出来笑着叫了一声“林二爷”，接着叹了一口气，在他对面坐着道：“你不用问，她和

程秋云一样，犯了名角儿的病。”白桂英道：“怎么叫名角儿的病呢？”朱氏道：“反正是什么事都不在乎罢了。”林子实怕她母女会争吵起来，就摇摇手笑道：“我都明白了，白老板也应该……”说着一笑。白桂英站在堂屋门口，就向外面叫道：“到馆子里给我叫几样菜来，还带两壶玫瑰露。”林子实站起来，正要谦让着，白桂英一摆手道：“你难道瞧不起我？我不唱戏了，请你在家里吃餐饭都不成吗？”林子实笑着，只得坐下来。

白桂英在身上掏出一张钞票，吩咐车夫去叫菜，然后又陪着林子实谈话，因笑道：“我不但是不唱戏了，也快不在北平待着了，离别是真离别了。我应当送些什么东西给你做纪念哩？”林子实道：“不在北平待着，上哪儿去？”白桂英道：“你总也知道。”她不觉得低了头，抿着嘴微微一笑。林子实道：“莫不是要到郑州去？”白桂英点了点头。

林子实有句话想说，立刻又忍回去了。白桂英见他胸脯伸着，又收缩回来的样子，便问道：“你说什么？”林子实道：“你不是说过送我东西吗？别的不要，你再送我一张相片就得了。”白桂英道：“哟！我相片子送你就送多了，还要相片子做什么？”林子实道：“就是因为相片多了，我才要一张。因为我那里有十一张，你要是再送我一张，就凑起了一打。”白桂英道：“好办好办。不过我哪几张相片子你有，哪几张相片子你没有，我不知道。我屋子里还挂了几张，你自己去挑一张吧。”说时，她先在前面走，走到房门口，手扶了门帘，掉转头来，向他又点头又招手，笑道：“你来呀！我这屋子里，虽是不随便地让人进来，对林二爷那是要特别开放的，你就来吧！”说着，用手招了两招。

林子实倒也想进她屋子里去的，只是老妈子相引，含糊着进去。现在她自己说明了，是特别开放，倒有些难为情，便笑道：“那敢情好，我倒要瞧瞧有什么好相片。”说着话，也就不顾朱氏怎么，一低头就钻进屋子里去。

北方人，对于卧室，是不大讲陈设的，除一张炕，便是两三件桌椅而已。桂英的屋子，向来也是一张土炕，占了大半边屋子，现在却把土炕拆了，陈设了一房牙黄色的木器，一张铜床，挂着水红色的帐子，垂着大红缎子的帐檐，床上水红毯子上，叠着大红绸子的棉被。

林子实不由笑了起来。桂英道：“你笑什么？你笑我这屋子像个新房吗？”她说破了，林子实如何能隐瞒，点了点头道：“白老板是个喜欢热闹的人。”桂英让他在一张小围椅上坐下，笑道：“我也不愿这样办，因为汪督办总说我屋子里太素净，交了五百块钱给我妈，让她给我布置这屋子。你想，在她们手里去办，有什么不热闹的？我想人生在世，不过几十年光景，干吗不舒服点。我也不知自己做得了新娘做不了新娘，自己先做了新娘再说。”林子实道：“汪督办来过吗？”白桂英道：“他先来了一回，看到屋子不好，所以就送五百块钱布置屋子，可是让我把屋子布置好了，他就上郑州去了。”林子实笑道：“做官的人，究竟是阔，随随便便地，就花上几百块钱。”桂英笑道：“你别吃那个飞醋，能到我这屋子里来的，能



有几个？”林子实这就没有什么可说的了，抬了头，便去看墙壁上的相片。

墙上除了桂英挂的大小几张相片而外，却有个大镜架子，里面嵌了二十四张相片，有半身的，有全身的，都是桂英的相。他便抬了头，只管看相片。桂英走过来，一手扶了他的肩膀，也向镜子里看着，一手指点着道：“你看哪张好，我就送你哪一张。”她说话时，一股香气，冲人林子实的鼻子。

他自从认识桂英以来，话是无所不谈，可是这样接近芳泽，还是头一遭。即使她早肯这样接近，成绩一定很好，现在她不唱了，而且要嫁人了，纵然亲密，也是最后的一次，捧了她几年，不过如此而已。我这样待她，就不如汪督办吃香，你看她谈来谈去无非是汪督办。心里如此想着，既觉得甜蜜，又觉酸楚，望了相片框子，简直说不出所以然来。

桂英见他不作声，偏过头来，向着脸上问道：“你在想什么心事？”林子实道：“我看这些相片，一大半都是我所有的，我挑了半天，却不知道要挑哪张才好。”他说着话，也回过脸来，看到桂英的嘴唇，那样红红的，又是一怔。桂英眼睛一瞟道：“你看我做什么？不认得我吗？”林子实向后退着，和她离开了，心里跳了几跳，才勉强地笑道：“你不是要出远门了吗？我把你的相貌看得熟熟的，记在心头一辈子忘不了。”桂英笑道：“有我的相片在你那儿，也就够你记熟的了，还要看本人做什么？”林子实坐下了，像有一口气要叹出来，可是他又忍回去了。

桂英坐在床上，两手抱了铜栏杆，侧了身子，向林子实望着。她两脚悬空，不住地来回晃动，就把一只拖鞋摔了出来，摔到林子实面前。他弯腰将拖鞋捡着，送到桂英脚上来。桂英笑道：“哟！不敢当。林二爷！这几年，你总算实心眼儿待我，我要送你一样特别的東西才好。”林子实坐在她对面，向她脸上望了望，笑着道：“特别的東西？”桂英点点头道：“特别的東西。你可记得你初次瞧我的戏，是一出什么戏？”林子实道：“我怎么不记得？就是《天河配》。可是在朋友情义上，这出戏，不值得纪念。”桂英笑道不，不是那意思。你初到我家里来，有一样东西，放在桌上，你只瞧了瞧，我立刻抢着收起来，有这么回事吗？”林子实道：“对了，有那么回事，是一张相片吧？”桂英笑道：“对了，是一张相片，是一张《天河配》，织女蒙了纱洗澡的相片。您看清楚了吗？”林子实笑道：“没看清楚。”桂英道：“人家说唱戏的是疯子，听戏的是傻子，我想这话真不错。每次唱《天河配》，戏报上说的什么真牛上台、织女洗澡，就能叫座。其实真牛上台，算得什么，你到牛奶场里去看，大的小的，胖的瘦的，哪样的牛也有，看起来，还是一个大子儿不花。织女洗澡，更是笑话，大家不过穿了一件粉红色的汗衫裤，胸口系个兜肚，人家身上，至少还穿有两件衣服呢，谁能像模特儿一样，光了身子让大家瞧不成？就是那样不要脸，警察厅也要干涉呀！”林子实笑道：“那不怪听戏的，只怪戏馆子里说话哄人。”桂英笑道：“不过我那张织女洗澡的照片，可有些不同。这是程秋云跟我照的，自己闹着好玩，可不给人瞧呢。”

她说着，就打开了衣橱，在里面翻弄了一阵，找出一个纸套来，在里面取出一

张相片，抱在怀里，将相片后背朝着外，笑道：“你答应不给人瞧，我才送你。”林子实道：“你说不许给人瞧，我当然不给人瞧。我说话，你当然可以相信得过。”桂英于是笑嘻嘻地，将相片递到林子实手上。

他接过来一看，是桂英的半身相，脖子以下和两个手臂，绕了一道薄纱，都是光的。胸前微微露出一小截兜肚，头发散着，披到肩上；她也斜着双眼，将牙咬了下嘴唇，有些含羞的样子。林子实只管注视着，都看呆了。桂英轻轻用手拍了一下他肩膀道：“怎么了，看出了神吗？”林子实笑道：“这也不见得就是织女在天河里洗澡的那个样子呀！”桂英笑道：“反正是那个意思得了，比台上的织女，好看得多吧？我的相片，送人不少，可是这张相片，谁也想不到的，我就送给你吧。”林子实觉得这个表示，太密切了，拿了相片在手，和她作了两个揖，连声道谢。桂英道：“我妈平常总说林二爷待我们很好。要对得住人家，这可算我对得住你吧。”

林子实拿了相片在手，痴痴地又望着，因低声问道：“汪督办也有一份吗？”桂英脸上红着，很有些生气的样子，撇了嘴道：“你这个人，怎么这样多的小心眼？我再三再四地说，这相片是为了你第一次要看没看到，所以送给你，把这件事从头上说起，总算交代得明明白白的，你怎么还是问到姓汪的头上去？我姓白的做事，就是要由性儿，若是不能由性儿……”林子实这才觉得自己有些冒失，于是站起来再向她作了两个揖，她不由得扑哧一声笑了。

林子实在这几件事上看起来，白桂英嫁汪督办是嫁定了，自己究竟敌不过做大官的。不过话又说回来，她肯将这种相片相送，又不是泛泛之交她虽然要嫁汪督办，但是肯把这相片送给我，到底还是不错，不但是简单地送相片而已，而且还记得这张相片，是我第一次所看到的，她记得那样清清楚楚，特意把这种相片拿出来给我，这是她对我有深心，若是没有深心，怎么会记得如此清晰呢？

他一个人如此想着，一刻儿是不平，一刻儿又是喜欢，那情怀是酸一阵子，又甜一阵子，究竟处在什么一个感情里面，自己都说不出来了。



第二回

一念虚荣停歌投大吏
十分诚意拱手送情人

这个时候，林子实因为在想心事，乃是静悄悄地。白桂英在一边看到，揣想林子实的感想，也是静悄悄地。两个人在屋子里这样静悄悄地，倒是堂屋里的朱氏心里着了急，自己不便进这屋子，可也不便听其自然，绝对地不问，隔了门帘子，就咳嗽了两三声，一个人自言自语地道：“怎么叫的菜还没有来？”白桂英这才走出来，一掀门帘子，望了她母亲道用不着着急，反正林二爷今天没事，让他多坐一会儿也好。”朱氏偷眼向自己姑娘一看，却也没有什么特别不同的形态，也就不说什么了。

林子实将那张相片用手绢包了，笑嘻嘻地走了出来，向朱氏点点头道：“您别张罗，照说白老板快出门了，我得和她饯行才对，倒要她先请我吃，这可有些不对。”朱氏道：“谁说桂英要出门？”桂英插嘴道：“我自己说的，你还不知道呢！”朱氏看了看桂英，又看了看林子实，虽然有两句话，想要说出来，可是没有那种勇气，自己又忍回去了。桂英心里明白，只是微微一笑。她拉着林子实的手，让他在椅子上坐下，又倒下一杯茶，送到他手里，笑道：“咱们亲近一会儿，就是一会儿，以后我要做规矩人，不能乱交朋友的了。妈，您说是不是？”说着，笑嘻嘻地望了朱氏。她正没好气，鼻子里哼了一声，一掉头就进屋子去了。

林子实看了，倒有些难为情。桂英就像不知道一样，依然陪着说笑。不多一会儿，饭馆子送了饭菜来了，一齐送到桌上。桂英只摆了两副碗筷，端好椅子，就请林子实坐下。他笑着低声道：“老太太呢？”桂英笑道：“你这人做事，也太不看看风头。现在我母亲那个样子，气大着呢！她能够坐下来好好地喝酒吃菜吗？喝吧，咱

们来。”她拿了酒壶，满上一杯，就送到林子实的面前。林子实觉得桂英相待太好了，自己不喝酒，也先有了一些醉意，这也就不能再顾及朱氏，就坐着吃喝起来了。

朱氏对于自己的姑娘，向来姑息惯了，现在总还想她回心转意，继续着唱戏，也不敢太冲撞了她，可是对于姑娘那个样子，又不愿亲眼看着，所以一个人坐在屋子里生闷气，并不出来。两个人闹个酒醉菜饱，林子实抬起手表一看，已经十点多钟，便笑道：“今天晚上，公司里结账，我得去看看。明日下午，你在家不在家？我来请你去看电影，吃小馆子。”桂英昂头想了一想，笑道：“那很难说。因为这几天我天天要到程秋云家里去，和她帮个忙儿；我就是不去，她也会来找我的。不过有一层，我没有到郑州去以前，一定还要和你会上一面的。”林子实听她所说话，彼此仅仅只能见一面罢了，叹了一口气无声的气，就向外面走。

桂英一直送到大门口，就伸着手和他握了一握，而且学了一句英语“谷得摆”！说的时候，身子一扭，带着狂喜的姿态。这种表示，暗下告诉林子实，离别是于她无所关心的了。林子实心里，一阵难过，低着头走了。桂英倒是毫不在意的，从从容容地回上房去，看看母亲，还是不曾出来吃饭，自己觉得喝了吃了乐了，对于母亲还是不大理会，有些过意不去，便站在堂屋里喊道：“妈！你还不出来吃饭？”叫了一声，她并没有答应，跟着又叫第二声。朱氏的态度，倒是很坚决，始终是不曾答应。

桂英碰了这样的大钉子，心里十分的不高兴，自己一个人，也跑回屋子里去。擦过了手脸，衔了一支烟卷，就在一张软椅上躺着，一人不住地微笑。

过了一会，朱氏出来了。听到她有移椅子声，又有扶筷子声，却听到她一人自言自语地道：“这一桌子菜，全都不吃，遭罪。”于是她又叫女仆的热菜声，移动碗筷声，自己吃将起来。心里可就想着，以为母亲这个样子，是和缓多了，也就不必再去理会她。今天实在也乏了，自去睡觉。

朱氏吃饭的时候，听听屋子里面，并没有什么声音，想着，姑娘一定是睡了。走到门边，掀开一些门帘子，向里面张望，姑娘可不是睡了吗？自己本有许多话，想和姑娘说，可是再转念一想，姑娘今日好像高兴，又好像生气，固然她是小孩子脾气，可是也摸不着她，今日为了什么原因，要闹成这个样子，心里有什么话，暂时不说也罢，于是她就忍住了，不去打搅她。

到了次日，桂英因为不必上戏馆子了，安心大睡，直睡到十一点钟，方始醒来。一看桌上，却放了一张金钱盘花的大红帖子，看看帖子上的字，十停倒也有七八停认识的，揣想着，乃是“兹择定月之十五日星期日上午十二时在双喜堂结婚洁治喜宴恭候光临张济才程秋云拜启”。还有其余的字，也不用看了。扔下了这帖子，在桌子边一张椅子上坐下，用手撑着头，对那帖子呆呆发想。只听到屋子外面有人道：“程秋云的日子，怎么定得这样急，就是这个星期日，咱们送点什么，也得预备呀！这样好的交情，光出一个份子，那是不行的。”这说话的是白桂英的哥哥白大福，没有什么本领，因为妹妹的关系，在场面上打小锣，每天十吊钱戏份，每月只有



七八块钱的收入。不说别的，光是敷衍他的茶叶烟卷钱，也还嫌不够，他全凭着妹妹挣钱多，一月津贴他二三十元，现在歇了戏，听说妹妹也不唱了，他心里很着急。

昨天在外面找了许多人，请人劝他妹妹唱戏。人家都说他妹妹意思很坚定，恐怕劝不过来。今天又听到母亲说，妹妹要到郑州去，转念一想，走就让她走吧，假使她嫁了汪督办，自己也可以在督办公署里闹一份差事做。如此想着，索性就拥护妹妹的主张，赞成她不唱戏，早上和母亲商量了一阵子，不曾得有结果。这时听到妹妹屋里有响声，知道妹妹起来了，不便无缘无故地问妹妹的话，就先把送礼的话为题，引起他妹妹的话。可是白桂英看到这大红帖子，勾引起了一肚皮的心事，正在出神，大福说些什么，她全不曾理会。

大福碰了妹妹一个钉子，跟着说下去不好，就此不提也不好，便叫道：“妈！大妹还没有起来吗？”朱氏在屋子里，恶狠狠地答应了一声：“我不知道。”大福没有办法，只好坐在堂屋里抽烟卷，直等桂英出来了，才站起来笑道：“大妹今天可以好好地休息休息。”桂英见他没话找话说，知道他是必有所谓，也是不愿理会，鼻子里随便答应着哼了一声。她自己预备了茶水，漱洗了一阵，就叫包车夫拉车，朱氏实在忍不住了，便出来道：“快吃饭了，你吃了饭出去，不好吗？”桂英道：“我到秋云家里吃去，人家是新娘子，我陪她玩一天是一天了。”她说着话，换了一件衣服就出门去了。

朱氏和大福道：“你瞧瞧我们这位大姑娘，像发了疯似的，真没有法子说她。”大福道：“嘻！你别管她了。俗话说，男大当婚，女大当嫁，我们还能够留她一辈子吗？她要是嫁汪督办的话，反正人家不能亏咱们，三千五千的，你还不能和他要上一笔吗？就是我，也可以找到督办衙门里去弄个小差事。真是时来运转，就不许咱们升官发财吗？”朱氏道：“是呀！你想做官了，你就要她去嫁汪督办。你说让我要个三千五千，那算什么？三千五千，就能过活一辈子吗？我的意思，不是那样说，她年岁大了不是？嫁人只管嫁，嫁咱们一个同行的得了。嫁了之后还是一样地唱戏。”大福道：“您算盘也别太打得过分了。你想，她嫁了人之后，还能挣了钱往家里拿吗？”朱氏道：“她唱戏是谁花钱让她学的！现在唱成了名角儿了，别说我是她妈，就算我是个放债的，现在我也应当收回本息了。”大福道：“你别和我抬杠，我不过是这样子说，你不信，将来就走着瞧吧！”他说毕，也一赌气走了。

朱氏将儿子姑娘们的话，想了一遍，也觉得姑娘二十五六了，再要留着她唱戏，为了自己挣钱，耽误了人家的青春，本来也说不通，倒不如让她嫁了汪督办，借此讹上一笔。如此想着，一人闷在家里，不免想了一肚子的气，等着姑娘回来，就和她开起谈判来。

不料白桂英这天到程秋云家去，直到晚上十点多钟，方才回来。回家之后，她只觉得身子疲倦，一进房去就睡觉了。朱氏憋了一肚子气，看看这样子，姑娘心里，未必痛快。现在去和她开始谈判，不是时候，只好又算了。

到了次日，看看桂英的态度，一如平常了，等她在屋子里闲着看小报的时候，

于是衔了一支烟卷走到她屋子来坐下，笑道：“小报上有什么新闻吗？”桂英道：“怎么没有？提到秋云出门子的事情呢！”朱氏道：“报馆里的人，闲着没事，无论人家什么事，也要登上一段儿。”桂英道：“怎么不登？有人就爱瞧这个啦！”朱氏道：“有人做文章骂她吗？”桂英绷着脸道：“做姑娘的出门子，是正大光明的事情，谁都像您这心眼儿不赞成。”

朱氏喷出一口烟来，笑道：“我也没说不赞成啦。”桂英道：“这年头儿，不赞成也得行啦。”朱氏微笑道：“我也知道这几天你和我闹脾气，可是你也得把事情明白了再说。我知道你愿意到郑州去找汪督办，我也不拦着。可是汪督办现有三房家眷，你去就是第四房了。照说，汪督办一定是喜欢你，可是人心隔肚皮，谁也摸不着谁的心眼。去你只管去，也得放一条后路。”桂英道：“什么叫后路？”

朱氏道：“难道我叫你去打虎骗财不成？（打虎即骗婚卷逃之意）不过有一天汪督办要不喜欢你了，跟人跟不成，唱戏也过去了，怎么办？最好你和他要一笔钱，我跟你保存着，有朝一日有事，你可以拿着用。再说我养活你这么大，也费了不少的心血。就是这一回了，你也得和我跟汪督办要两个棺材本儿。”

桂英笑道：“这算您谈了一句心腹上的话，我存钱不存钱，这个您别挂心，我自然有办法。说到您的钱，我自然会和您办。以前我一年总和您挣个一千二千的，现在，我去了您就每年要少两千块钱的进账，就这样放手，您怎么能乐意？可是您也得想，这样的钱，我可挣不了多少日子了。等我挣不了钱，您再放我去找人，那可没有人要了。难道你为留我再挣一年二年的钱，就害我一辈子吗？干脆说，您要多少钱才放手，我好和人家去开口。”

这一篇话，把朱氏的脸涨得通红，将手上的烟卷头扔在地上，用脚踏碎了，望着她道：“要不为你是我肚子里生下来的，我要说出不好的来了。做娘的人，总指望姑娘的终身有靠。你若是嫁给人家做一夫一妻一辈子不受气，我不但不要人家一个大（大，当二十个铜圆的简称），我还有陪有送。现在你嫁给人家做第四房，说起来，我面上可不大好看，我得要几个钱。这是你自己说的，留着你也只能唱两年戏，那么，你总也给我挣五六千块钱。不用多说，你就跟我跟汪督办要五千块钱吧。”桂英道：“你开口倒也不算多，可是出钱不出钱，全在于人家，说我是替你去说，未见得就能一个大不少。”朱氏道：“汪督办有几百万呢！五六千块钱比咱们用五六块钱还少，他若是愿意讨你，一定肯出的。要不然，我情愿陪一点送一点，让你嫁给人家做一夫一妻。不说别人，那林子实就想讨你。你要是嫁他的话，我真不要他一个大。”

桂英听了母亲的话，两手捧了那张小报看看，只管不作声，突然站了起来，向朱氏道：“好吧，我就照着你的话去办，你别说话不算话呀！”朱氏道：“我有什么不算话呢？我再说一遍，你嫁汪督办，我要五千块钱。你若嫁给人做一夫一妻，我一个大不要，还有陪有送。”桂英因是站起来脸朝着外的，她母亲说话，她正眼看着窗外，并不答复她母亲的话，忽然“哟”了一声道：“林先生买了许多东西来